

道之家齊

錄目

。識依不智依、四 。語依不義依、三 。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二 。人依不法依，一 ；法依四



二五七	寧靜和節儉	濯生
二五八	子女的錢財從那裡來	濯生
二五九	隨順父母的話	濯生
二六〇	愛書才會讀好書	濯生
二七一	真孝真悌	湛堂
二七三	不作風雲言語	湛堂
二七五	讀書人須務實	湛堂
二七八	家父家兄尊稱	湛堂
二七九	戒虛浮	湛堂
二八〇	惜福之家	願果



寧靜和節儉

■ 濯生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愒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諸葛亮在外用兵，用書信告誡他的孩子，信上說：君子要能寧靜節儉。寧靜可以修養浮動的身心，節儉可以涵養善良的品德。生活不能澹泊少欲，就會模糊人生的目標志向；身心不能安詳寧靜，就沒辦法考慮得徹底長遠。學習必得在靜中才易學成，而才能必須從學習中獲得；若懶於學習又如何擴大本身的才能呢？身心不能保持安詳寧靜，又怎能學得成功？一個傲慢不恭的人，不能精研學問；乖張急躁的人，不能調理性情。

年齡隨著時光飛逝，意念理想一天天匆匆過去，很快就枯老凋零了，到時還不能為世間做一點事、一輩子苦守窮廬，就後悔莫及了！



子女的錢財從那裡來

■ 濯生

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資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

比見親表中任宦者，將錢財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俸祿餘資，誠是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賊盜何別？縱無大咎，獨不愧於心？

北魏的盧氏教訓他的兒子崔元暉說，我曾見過舅舅談起：「兒子若在外地做官，有人回來說：『令郎現在貧乏得幾乎不能生活了！』他覺得這是好消息。若聽說兒子現在是『財富充足，穿的是高貴輕便的皮衣，坐的是肥壯舒適的馬車』這可是壞消息啊！」我認為舅舅這番話很中肯。

最近，見到一些做官的親戚，將錢財東西供養父母，父母親只是一味歡喜高興，竟然不問這些財物是從那裡來的？果真是俸祿剩下的，那還算是美事。如果來路不明，非法所得，這和偷兒強盜有什麼有兩樣？即使算不了什麼大過失，可是對得起良心嗎？



隨順父母的話

■ 濯生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

司馬光在家訓中，教導家中子孫說，在家裡不論年紀大小，不論什麼大小事，不能自己想到就做，要先稟告家長後再決定。父母親交待的事，要用筆寫下來，帶在身上，時常提醒自己儘速完成，辦完事也要向父母親稟報一聲。

父母交待的事如果不可行，要用好臉色好語氣，把是非利害婉轉地告訴父母，等到父母答應了，然後才改變方式去做。父母親若執意不肯改，而事情也沒什麼大礙，不妨曲順親意去做。如果認為父母的想法不對，就照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雖然自己的想法沒錯，仍是不孝順的人，何況自己執著的想法未必是對的啊！

愛書才會讀好書

■ 濯生

吾每歲初夏，視清明日，即設案向日，側群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紙，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

司馬光的讀書堂，有上萬卷的文史書籍，他從早到晚都在翻閱這些書，過了數十年，還是像新書一般，似乎不曾用手摸過，他的書是怎麼讀的呢？

每年在剛入夏時，司馬光就挑個晴朗的天氣，向著太陽擺一張桌案，把各種書籍放在上頭，讓日光曝曬書本裝訂的地方。

開卷閱讀時，一定先把桌椅整理乾淨，再鋪上席墊，然後端身正坐讀閱，若想邊走邊看，就用一塊板子托著書，手上的汗水就不會沾到書本裝訂的部分。

每次看完一頁，就用右手拇指面沿著書口襯底，再以食指面挾起，拈翻過來，所以不會把書口揉傷。司馬溫公每次見子弟翻書，都用指甲抓起書口翻頁，實在違背自己的想法。

鄭瑄要子弟效法司馬光愛書的好習慣，也要學佛弟子對佛經的殷重心，一個不能愛惜書本的人，怎能把書讀好呢？

真孝真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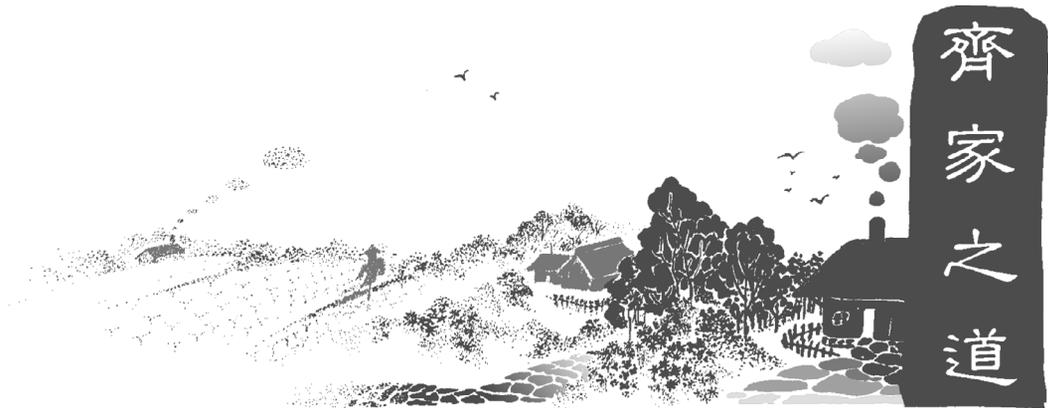
■ 湛堂

父慈而後子孝，兄友而後弟恭，此是常事，固不足道。儻父不慈，而子自孝，默有以感動父之慈，斯為真孝。兄不友，而弟自悌，默有以感動兄之友，斯為真悌。

——清朝·陸隴其

父母慈愛子女，子女便孝順父母，兄長友愛弟弟，而後弟弟尊敬兄長，這是一般常理，就不必說了。倘若父母不慈愛子女，子女卻能夠自行孝道，時間一久，沒有不感動父母的，這才是真正的孝順。要是兄長不友愛弟弟，弟弟也能敬重兄長，日子久了，沒有不感動兄長的，這才是真正的孝悌。

自古以來，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或是兄長與弟弟的關係，都是天然的人倫關係，各自有他的因緣果報。因此，不論父母是否慈愛子女，兄長是否友愛弟弟，為人子女或弟妹的，都必須竭盡自己的本分，孝養父母、敬重兄長。我們能在孝悌上用功夫，久而久之，家庭自然會一團和氣，無論我們從事什麼學問、事業，都會有意想不到的進步。



不作風雲言語

■ 湛 堂

大凡富貴長者，出言定是持重。若立地風雲變化毫無情實，自謂談笑有機鋒，倜儻過人，吾謂削元氣，非正人君子之道也。孔子曰：「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又曰：「是故惡夫佞者」。佞且不可，而況風雲乎。

—— 清朝·陸隴其

大凡富貴長者，說出的話必定是穩重、持守不變。假如講話像變幻莫測的風雲，絲毫沒有真誠實情，卻自以為是談笑有機鋒，風流倜儻過人，我卻認為這是削弱元氣，並不是正人君子之道。孔子說：「以敏捷的口辭，來駭倒人，往往會招人憎惡。」又說：「佞口是令人厭惡的。」佞口尚且不可以，何況是變幻莫測的風雲言語？

我們平時講話，必須是信實、有根有據，不能浮浮泛泛，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把無理的說成有理，這不僅招人嫌厭，而且難取信於人。



齊家之道

讀書人須務實

■ 湛堂

凡文房書畫琴瑟、古鼎玉器。種種寶玩，真令人一見而心花開。然只可為富貴人取樂，又須得賢子孫世守弗失，方為鎮家之寶。我輩讀書人切不可見獵心喜，誤置此種，一當急用求售，十不償一，徒增一浩歎耳！

通常文人書房的書畫琴瑟、古鼎玉器，種種古董寶玩，真是令人一見便心花怒放。然而這只可作為富貴人家消遣的樂子，還得靠賢子賢孫，世世代代守護得宜，才可稱為鎮家之寶。我們讀書人，千萬不可以也見獵心喜，誤買了這些玩意兒，一旦要急用，便脫手拋售，十件寶物也抵不了原來一件寶物的價值，只會增加無限的感傷而已！

讀書人的要務在於修道、改習氣、變化氣質，古董寶玩，實在不適合花太多時間精力去玩賞啊！



家父家兄尊稱

■ 湛堂

父兄名分，其尊無對。讀書子，在人前，必須稱家父家兄，此一定之理也。令後生輩無效挑腳漢子，稱父為老官人，稱兄為大老官。若不屑稱父稱兄者。然即此便是不孝，相習不察，是何體統？

—— 清朝·陸隴其

中國人的社會素來對於長輩的尊稱，都有特定的稱謂。譬如父親、兄長的名分，是至尊無可代替的，所以在人前必須尊稱自己的父親為「家父」，稱兄長為「家兄」，這是一定的常理。不要讓後生晚輩學那販夫走卒，稱父親叫「老官人」，稱兄長叫「大老官」。若不屑於尊稱父親和兄長，這就是不孝，大家習以為常而不覺察，這成何體統呢？

目前我們還保有這種在人前尊稱「家父、家兄」的稱謂，儘管時代變遷，年輕一代已逐漸忽視，但是這種尊稱是待人處世的禮節，仍值得予以保留延續。



齊家之道

戒虛浮

■ 願果

教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蓋虛浮不戒，習以成性，將來必至喪卻人品，壞忠厚家風。奢侈不禁，緣為固然，將來必至蕩業敗產，困頓流離。

——清朝·王心敬

「節儉」美德在現代物質豐厚的社會裡，似乎顯得不那麼「必然」，因此，人們便從「愛惜地球資源」來談「節用」。這還是好的，否則在「努力消費才能刺激生產」的論點下，「輕用」與「浪費」幾乎成了理所當然。要高消費，必然需要高收入，因此，現代人只好犧牲「精神生活」以成就「物質需求」。假如朝九晚五仍不足以「糊口」，只好不惜蠟燭兩頭燒而日夜賣命了。所以，社會陷阱多，問題即出在人心「虛浮」，對於「錢多、事少」的訴求過於強烈所致，而深推其本，根源在「奢侈」兩字。

虛浮與奢侈像極兩個變生兄弟，人一旦與之為伍，薰染性成，必然以惡衣惡食為恥辱，唯獨田產房舍是所追求。因此，人品漸喪，忠厚漸無，乃至福報用盡，家產敗光事業蕩然，困苦頓挫流離失所。因此，談教改，講善教子女，當從戒虛浮，禁奢侈開始。



齊家之道

惜福之家

■ 願果

家中須節用為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為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即筆紙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為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人，實可恥也。——清朝·蔡世遠

家庭須以節約用度為先決考量。每天食物費用，都須有限量制度，如果輕易使用而不加以節制，害處是不可勝數的。當然，節約並非要人鄙陋或吝嗇，應當使用的開銷，是一點也不可起吝惜之心的。所以，家中使用的東西，小如筆紙油鹽等微細的東西，都要有惜福觀念。遇到應當使用時，卻又要難捨能捨。

只以追求田產房舍為志向的人，浮誇狹窄的人品最是低賤；而那些以粗衣陋食為恥辱的人，心志則最為卑下。推而廣之，凡是事事都要講求虛華體面，用以競誇流俗的人，是最要不得的。因為，一切罪惡都是從這種心態下開頭的。古來能屹立於風狂雨驟中的人，能處污泥而不染著，灌清漣而不妖媚的君子人，都以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人為恥辱，對田舍衣食是不屑為念的。